

暗香浮動月黃昏

陳晶

——寓情林逋梅花詩的出土文物

山園小梅

——林逋

眾芳搖落獨暄妍 占盡風情向小園

疏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

中國人植梅、賞梅的歷史源遠流長，作為歲寒三友之一的梅花在眾芳搖落時節獨領風騷的氣質，象徵著我們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風範。千百年來，梅花圖型成了我們民族精神的一種圖騰符號，飄揚在旗幟上、吟唱在歌曲中，一直為炎黃子孫所頂禮、傳誦。

歷朝歷代詠梅的詩詞也是數不勝數、爭奇鬥艷，其中以北宋詩人林逋（九六八—一〇二八）所作律詩〈山園小梅〉更勝一籌，「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直被稱道為吟詠梅花最傳神的佳句。宋代名家歐陽修稱：「詩評者謂前世詠梅多矣，未有此句也」；司馬光則譽之為「曲盡梅之體態」。南宋詞人李清照詞有「花影壓重門」，周密詞句有「梅魂冷，月影空描」。讀這些詞句，也覺淒美，卻往往總使人感覺著僅是「疏影」、「暗香」的重影，姜白石更用「疏影」、「暗香」做過詞牌。這一聯梅詩真堪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了。

林逋，錢塘人，字君復，結廬西湖之孤山，終身不娶。一生最愛梅花，植梅



畜鶴，有稱「梅妻鶴子」，卒年六十一歲，宋仁宗賜諡「和靖先生」。林逋長於詩，造詣頗深，然其藝事多能，亦工於書，黃庭堅看過林逋的字，稱道：「林處士書清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跋林和靖帖〉謂「其書法自高勝絕人」，他愛林逋的字，深到「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癒，方饑不食而飽。」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有林逋自書詩卷。林逋又善繪事，歐陽修知曉「逋工於畫」，惜畫蹤不傳，而只能讓後世人讀佳句去浮想林逋梅畫的意境。然令筆者欣喜的是能從考古出土的宋代文物中，尋訪到那個時代人們對林逋詩意的直接景印。

《福建文博》

二〇〇四年二期發表〈邵武宋代黃渙墓發掘報告〉，報導中有一件黑漆執鏡盒（圖一），盒面飾一幅金色月梅紋



圖一 黑漆貼金月梅紋執鏡盒 厚度2.6公分 徑14.5公分 柄長12公分 柄寬4公分 邵武宋代黃渙墓出土

圖，見之，似曾相識，卻又費猜。自認對出土兩宋漆器研究了幾十年，也算見多識廣，而這類風格清逸澄淡的漆工藝作品，卻難覓蹤，苦於閩西北交通不便，一直未能如願親眼看看。今年四月，友人日本漆工藝研究專家高樹經澤先生來華，我們兩個七旬「漆癡」相逢，頓生跋山涉水的勇氣，由上海博物館漆工藝研究者包燕麗女士陪同，從上海趕往邵武，星晨而出，漏夜而歸，不看武夷山、不遊富屯溪，直奔邵武博物館，得到兩位館長相助，終於看到了這件不同凡響的作品，真是相見恨晚。



正面



反面

圖二 邵武故縣窖藏出土 月梅紋銀盤 盤徑15.8公分 厚1.2公分



它是一件以黑漆為地，剪金箔花形，在光亮的黑漆面上貼出的一幅月梅圖（在宋代漆工藝作品中，已出土者餞金有之，描金有之，貼金者僅見此件，用此裝飾效果極佳。）畫面上梅枝橫斜，上空一彎新月，旁浮薄雲，淡淡的清輝，投射在虬枝上，真是「占盡風情」的氣韻，活脫是一幅黃昏月、疏影斜、暗香浮的寫意，十分傳神。見此漆器，隱隱使我聯想到過去在宋代銀器、瓷器中也曾見過與此意境相仿的畫面紋飾。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邵武故縣出土的宋代銀器窖藏中，就有兩件月梅紋圖的盤（圖二）、碗（圖三），銀盤內壓印鑲金凸紋如浮雕，畫面上梅枝臨水，新月當空，恰似「黃昏照影臨清淺，寫出林逋一句詩」的景印，與黑漆執鏡盒上金色月梅紋圖有異曲同工之妙。類似把詩情和畫意揉合在一起的月梅畫作品，筆者至少已尋訪到六、七件，惟漆器中獨此一件。銀器中巧就巧在三件都出土在福建，其中一件月梅紋鑲金銀茶盞（圖四、插圖）出土於福州市茶園山南宋許峻墓（一二七二）中，製作更為精細，口沿及圈足鑲金，碗內壁鑲刻「疏影」、「暗香」景並鑲金，碗心鑿刻五瓣梅花一朵、周飾纏枝花草。又一件出土於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中，也是一件銀盤，盤的大小與邵武故縣出土銀盤相差無幾，畫面也是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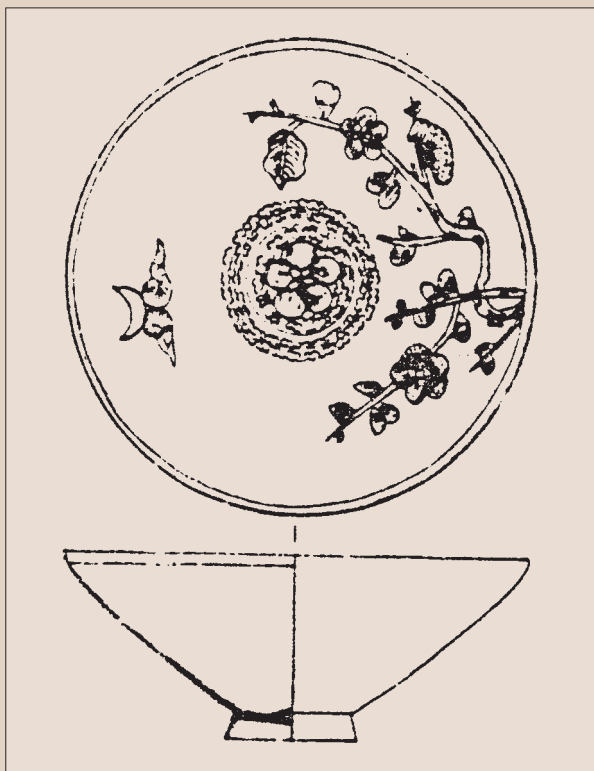


圖三 邵武故縣窖藏出土 宋 月梅紋銀碗 杯徑9.1公分 高5.1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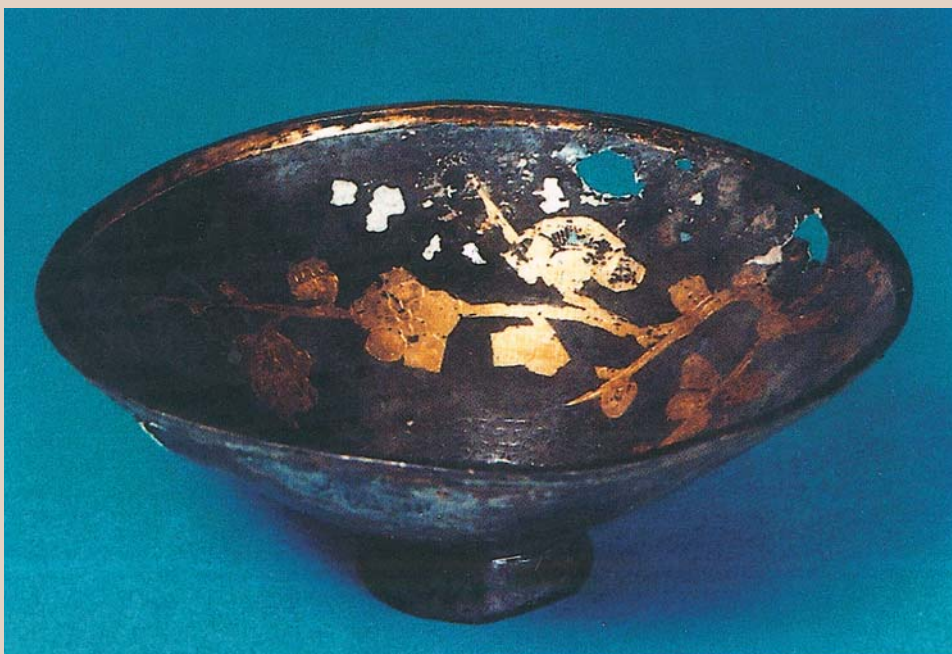


瀾、梅枝、新月。按，張同之（一一四六？～一一九五），字野夫，墓誌記載，張同之也曾在福建做過官，出任「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其妻章氏的父親章沖「見任中散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由此推斷，這批精工製作的月梅紋銀器，有可能都為福建當地銀工所造。還有可以一提的是張同之與詩人陸游相友善，陸游有「送張野夫寺丞牧滁州」詩，二人趣味相通；陸游又十分稱賞林逋，景印林逋梅詩之銀盤隨葬於張同之夫妻墓中，自可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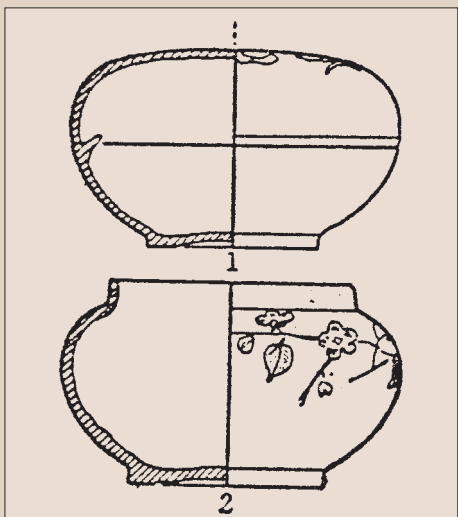
除漆器、銀器中見此類圖案外，瓷器中要數鎮江博物



插圖一 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出土 鍍金銀茶蓋線描圖



圖四 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出土 鍍金銀茶蓋
口徑二二公分 底徑三·四公分 高四·七公分



插圖三 鎮江跑馬山宋墓出土 刻花月梅紋瓷罐線描圖
口徑7.2公分 高6.6公分 底徑6.2公分



插圖二 鎮江跑馬山宋墓出土 刻花月梅紋瓷盒線描圖



圖五 鎮江跑馬山宋墓出土 刻花月梅紋瓷盒 口徑10.3公分 底徑5.4公分 高6.4公分

為何月梅紋圖案在宋代各類工藝品中如此突出地被廣泛應用、如此得到青睞？寬而言之，「梅花香自苦寒來」，體現著幾千年一脈相傳的勵精圖治的人文精神，正是這種精神磨礪著讀書人十年寒窗的苦讀，激勵著藝人們十年磨一劍的苦練，也激發了書畫、工藝大家的創作靈感，

館收藏的一件刻花月梅紋瓷盒（圖五、插圖二），最耐人尋味，在胎質輕薄的仿定瓷盒面上，刻劃出帶葉梅枝和浮雲新月，意境顯得格外恬淡寧靜，同出土的還有一件同樣圖案瓷罐（插圖三），也是難得一見。月梅紋圖案在宋代吉州窯碗蓋上用得較多，多在黑色、深褐的碗蓋內繪白色、黃色、醬色的梅月紋（圖六、七），用筆簡潔而爽利，任意點畫幾筆，近於潑墨寫意。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甚多。

林逋詠梅的詩情畫意便與文化人所喜愛的漆器、瓷器的工藝品喜結良緣。窄而言之，應是這一時期，尤其是南宋時代文化人的心靈寫真，「眾芳搖落獨暄妍」，他們贊賞梅的峭拔，柔韌、孤傲、淡泊，昇華為一種審美視角，寄托著深藏內心的憂思情結、亡國之痛。如果把這些作品上的月梅紋圖案與南宋以畫墨梅稱著的畫家揚無咎的作品「疏枝冷葉，清意通人」(圖八)的風格試作比



圖六 宋 吉州窯 黃色月梅紋黑釉碗
口徑13公分 足徑3.5公分 高4.5公分



圖七 宋 吉州窯 白色月梅紋黑釉彩繪碗
口徑17公分 足徑4公分 高6.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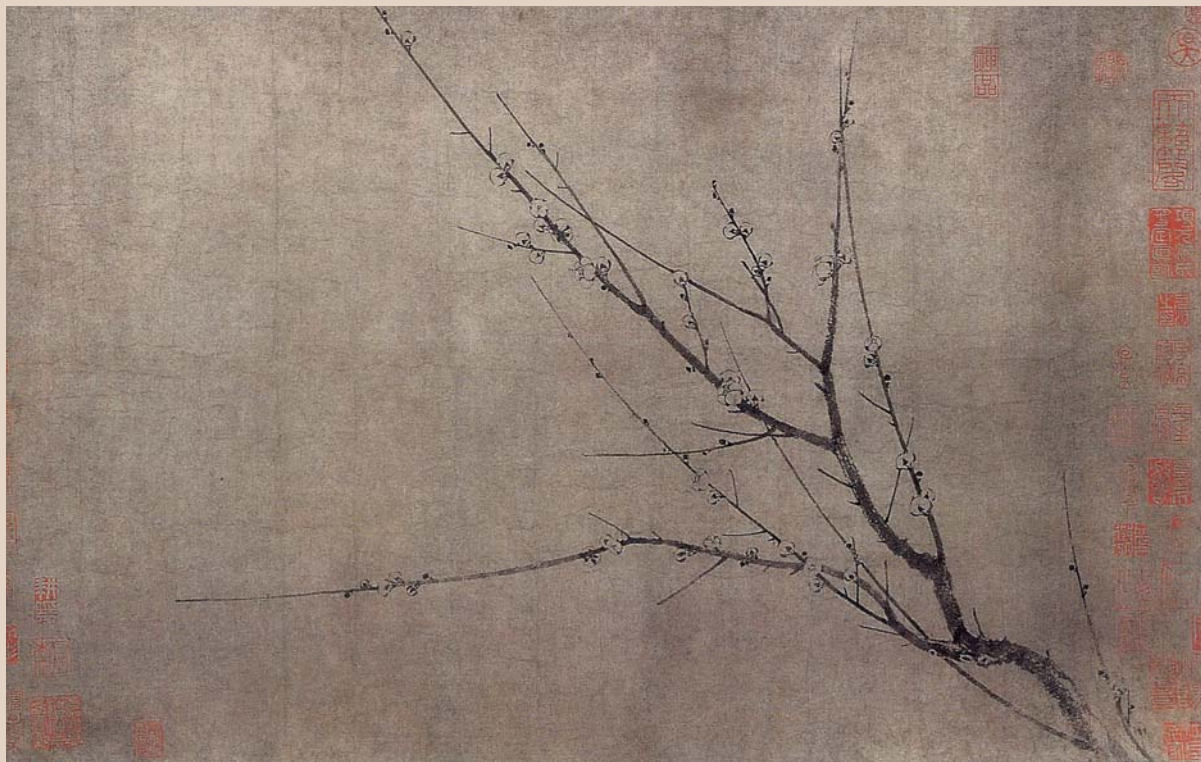


較，儘管前者出於民間工匠之手，畫面有精細又有粗放不同的表現風格，然卻都能管窺到梅的清幽、孤芳的身影，不難看出與士大夫靈犀暗通的心印。林逋的詩句不僅閃耀著文學的亮點，並且還積澱著河山破碎、君皇昏庸、奸臣當道的世態。中文人學士潔身自好、守身似「梅」、不肯同流合污、不肯阿諛逢迎的精神，所以在兩宋文人雅士喜歡把玩的漆、瓷、銀等不同的工藝作品中都能折射出林逋詠梅詩的景印，也是歷朝歷代的文化人癡醉於這首〈山園小梅〉的因緣。

識

參考書目

1. 王振鏞、何聖祥，〈邵武故縣發現一批宋代銀器〉，《福建文博》，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2. 福建省博物館，〈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文物》，一九九五年第十期。
3. 南京市博物館，〈江浦黃悅頌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四期。
4. 鎮江市博物館，〈鎮江宋墓〉，《文物資料叢刊》第十輯，文物出版社。



圖八 南宋 揚無咎 四梅圖之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